

《犹太研究》与中国的犹太研究:2002—2022

王强伟*

【摘要】《犹太研究》是目前国内唯一一家“犹太”主题的学术集刊，自2002年首发以来，深度参与中国犹太研究的学术事业，迄今已经20年整。《犹太研究》始终以推动中国文化和犹太文化之间的互动交流和跨文化对话作为办刊宗旨和目标，为中国的犹太研究提供了专业交流平台，集中刊发了大量犹太思想、犹太教经典、犹太历史以及中国与犹太关系等方面的研究论文，见证了中国犹太研究的发展特点与繁荣趋向。从《犹太研究》20年刊文情况出发，结合中国犹太研究现有成就和版图分布，对标国际犹太研究前沿，我们期待在拉比犹太教文献与历史、犹太宗教仪式、神秘主义、犹太传统与现代社会互动、社会科学方法与犹太研究、文学艺术新形式以及犹太传统与时代中国等领域实现新的突破。《犹太研究》为有效配合中国犹太研究的学术进展，不断推动办刊形式与时俱进，愿与学界同仁携手，共同为构建一门既能接入国际犹太研究前沿，又能充分彰显中国特色的“犹太学”而不懈努力。

【关键词】《犹太研究》；中国的犹太研究；成绩；缺憾；期待

学术刊物是刊布学术研究成果、引领学术研究潮流、加强学术研究互动的重要平台。纵观国内外不同学科的发展史，专业性学术刊物都在其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每一个学科都有一家乃至数家对业内人士而言耳熟能详的权威刊物。《犹太研究》自2002年首发以来已走过20年的历程，见证了中国的犹太研究逐步走向繁荣，并参与到中国特色犹太研究的学术体系、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中来，为推动中国的犹太研究对接国际学术前沿，尤其是彰显中国特色作出了积极贡献。可以说，如果缺少了对于《犹太研究》的观察和总结，那么来书写中国犹太研究的历史是难言完美的。也正是因为《犹太研究》的深度参与，所以考

* 王强伟，山东大学犹太教与跨宗教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20辑

察其 20 年来的文章刊发情况,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这一时期中国犹太研究的特点、成绩以及存在的不足之处。如何在既有基础上发挥优势、更上层楼,同时对标国际犹太研究进展审视自身、正视问题、查缺补漏,以更好地服务并深度参与中国犹太研究的学术事业,《犹太研究》视之为责无旁贷的时代使命。

一、《犹太研究》的时代使命与廿载历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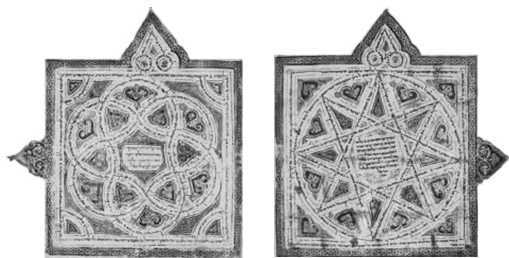
中国犹太研究著名学者徐新教授曾撰文追溯了“有意义、具有学术性的中国犹太研究”发展历程,在他看来,这一研究“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末,2000 年后逐步形成高潮”^①。徐新强调“2000 年后”这一时间节点,与一般多把 1992 年中以建交作为中国犹太研究的一个“分水岭”不同。实际上,中以建交固然是重要的政治事件,但是学术研究自有其发展规律。中以建交可以为学术研究提供学术热情的刺激或一定的外部推动力,但是学术研究的实质性开展和成果发表具有相对滞后性。通过“知网”检索可见,2000 年之前,我国的犹太学术研究成果发表数量较为平稳,明显的“拐点”出现在 2000 年和 2004 年。^② 这一数据为徐新的观察和判断提供了佐证。正是在中国犹太研究步入正轨并初现繁荣迹象的背景下,又值中以建交 10 周年这一契机,《犹太研究》出版并加入了中国犹太研究发展的时代潮流之中。

《犹太研究》主编傅有德教授在《发刊词》中阐明了该集刊的时代使命:“我们希望这个集刊将成为所有犹太研究者,尤其是中国犹太学者的论坛,成为中国人了解犹太民族及其文化的一个窗口,成为沟通中国文化和犹太文化,促进两个民族相互理解的桥梁,成为推动跨文化对话和各民族文化大融合的杠杆,希望它对我国的精神文明建设乃至人类文化的发展作出有益的贡献。”^③可以说,从出版伊始,《犹太研究》就自觉地将推动中国文化和犹太文化之间的互动交流和跨文化对话作为宗旨和目标,并在 20 年的发展历程中始终不渝地缘此而行,坚实实践行了今天我们所积极倡导的“文明交流互鉴”。

① 徐新 Xu Xin,《中国的犹太研究》[Jewish Studies in China],于《西亚非洲》[West Asia and Africa],2010 第 4 期[2010, Issue 3],55。

② 以“犹太”为主题搜索学术论文,1999 年 92 篇,而 2000 年 141 篇,第一次跃上 100 多篇;2004 年 239 篇,较之 2003 年 139 篇大增;以后稳步增长,稳定在每年 300—400 篇的规模。几年来略有回落趋势。2012 年(432 篇)是峰值。“知网”[www.cnki.net]检索时间为 2022 年 7 月 12 日。

③ 傅有德 Fu Youde,《发刊词》[Foreword],于《犹太研究》[Jewish Studies],2002 第 1 期[2002, Issue 1],2。



《犹太研究》创刊号以及第2期^①和第3期由山东大学犹太教与跨宗教研究中心和香港汉语基督教研究所联合出版,自第4辑开始至今,作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的刊物,由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②

自2002年创刊以来至2022年,《犹太研究》已出版19辑(期),共计刊发各类论文(包括译文和书评,不含会议综述)372篇,其中英文论文10篇,译文42篇,书评16篇。《犹太研究》是以“犹太”为专题的刊物,在以上所有发表的论文中,与“犹太”切题相关共计293篇,占全部发文总量的78.7%。所刊发的其余文章涉及犹太教以外的宗教、哲学和历史等内容。

目前活跃在中国犹太研究一线的知名学者和中青年学者,如徐新、傅有德、张倩红、钟志清、田海华、傅晓微、宋立宏、刘平、王志军、刘精忠、孟振华、张淑清、唐立新、王宇、董修元、胡浩、艾仁贵等都在《犹太研究》发表过论文^③;艾略特·沃尔夫森(Elliot Wolfson)、大卫·斯特恩(David Stern)、乔纳森·萨纳(Jonathan Sarna)、史蒂文·卡茨(Steven Katz)、加利亚·帕特·沙米尔(Galia Patt-Shamir)、浦安迪(Andrew Plaks)、张平等国际著名学者的犹太研究成果以英文原文或汉译的形式刊发于《犹太研究》;还有许多正在成长中的优秀青年学子,也受益于《犹太研究》为他们提供的平台。正是在学界同仁的鼎力支持之下,《犹太研究》始终坚守着展示高水平研究成果、不断推动中国犹太研究走向深入的初心,曾连续两次(2008—2011,2012—2013)入选CSSCI来源集刊。2022年7月,《犹太研究》入选中国社会科学评价研究院首批“中国人文社会科学A集刊评价公示名单(2022)”^④(历史学、哲学、宗教学学科)。

2021年以来,《犹太研究》在保持既往学术品位的基础上进行了重大改版,由年刊升级为半年刊,提升出版效率,突出犹太研究前沿专题,并严格执行双向匿名审稿制度,确保刊发文章的学术质量。

二、《犹太研究》:中国犹太研究发展的见证者

盘点《犹太研究》20年来刊发的“犹太研究”相关论文,按照发文数量多少排序如下^④:犹太思想(哲学与宗教)(81篇)、犹太历史(50篇)、犹太教相关史料翻

① 1—3期称为“期”,自第4辑开始称为“辑”。

② 仅有第11辑例外,由宗教文化出版社出版。

③ 其中,钟志清、田海华、王志军、胡浩、陈艳艳、李勇等多位学者,迄今在《犹太研究》发表文章(包括译文)的数量在5篇以上。

④ 当然,这种划分并不是绝对的,因为有的论文可能与其中多个领域相关。本划分按照论文的最大相关度归入所在领域,不重复计算。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20辑

译(5篇)、犹太教经典(43篇)、中国与犹太(32篇)、犹太文学(19篇)、以色列研究(15篇)、犹太教与基督教关系(12篇)、反犹主义(7篇)、犹太律法与法律(6篇)。此外,还有未归入以上研究领域的论文和书评(23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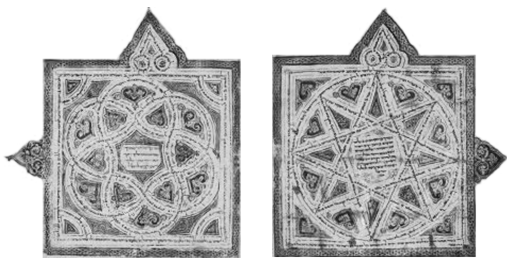
从发文内容与所刊发论文数量分布来看,20年来《犹太研究》刊发文章呈现以下几个显著特点。第一,论文涵盖面广,几乎囊括了中国犹太研究迄今为止的所有领域,虽然所刊发相关领域论文的数量和研究深度不尽相同。第二,注重犹太思想研究,主要从哲学和宗教学视角切入。这无疑与刊物主办方山东大学犹太教与跨宗教研究中心的研究特色密切相关,反映出刊物一个比较鲜明的取向。这些研究犹太哲学与宗教的论文,是犹太哲学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正式引进中国的犹太研究领域之后,不断走向繁荣的一大体现。第三,一定数量的文章关注“中国与犹太”,呈现出刊物明显的现实关怀取向,这或许是目前中国犹太研究最有信心或最具实力跻身于国际犹太研究的唯一一个领域。

更加微观地分析以上发文量靠前的几大领域,我们可以进一步还原《犹太研究》20年的成长轨迹。

第一,犹太思想是《犹太研究》常设版块,所刊论文的内容和形式主要呈现为重要思想家的哲学或宗教思想研究(38篇),以及重大犹太思想专题研究(27篇)。目前已经涉及的重要犹太思想家包括斐洛、犹大·哈列维、迈蒙尼德、阿尔博;亚伯拉罕·海舍尔、马丁·布伯、利奥·拜克、赫尔施、开普兰;以及犹太裔思想家斯宾诺莎、列维纳斯、汉娜·阿伦特等等。其中,最为突出的是迈蒙尼德研究(11篇)和马丁·布伯研究(5篇)。迈蒙尼德思想研究是《犹太研究》主办单位山东大学从事犹太研究的重要特色,长期以来也是国内迈蒙尼德相关研究成果产出最集中的地方。重大犹太思想专题的论文则主要集中于弥赛亚观、选民观、律法观、正义观以及犹太伦理、犹太传统看待女性的态度,等等。不容回避的问题在于,像犹大·哈列维如此重要的犹太思想家,20年来发文中相关研究仅1篇而已,国内学界迄今相关研究亦十分罕见。

第二,犹太历史研究领域的论文,涉及圣经和拉比时代(14篇)、中世纪和近现代犹太教(15篇)等不同历史阶段的研究,以及美国犹太人和犹太教(15篇)等专题研究。拉比犹太教历史研究论文最少,圣经时代也多侧重于宏观论述,不如中世纪和近现代犹太教研究触及更为细微。从《犹太研究》已刊论文来看,犹太历史研究论文还是较多倾向于历史事件的考证与还原,而理论探索方面的文章相对较少。

第三,犹太教经典研究论文涉及的范围相当广泛,涵盖《圣经》《次经》《伪经》、塔尔根、《先贤篇》《佐哈尔》以及犹太祈祷文。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文章绝大部分集中于《圣经》思想的阐发,这也是中国犹太研究发展初期的特点之一,此一



局面相信在第 18 辑由李炽昌先生组织“文学、历史与读者：希伯来《圣经》研究的进路”专题以来将会大有改观；其他所涉及文献的论文多为单篇。比较遗憾的是，除去一篇文章论及《先贤篇》之外，尚未有拉比犹太教相关经典的研究论文刊发，经典方面的研究还有待加强。

第四，中国与犹太之间的关系研究主要集中于来华犹太人（17 篇）和中华文明与犹太文明的比较研究（13 篇）。其中，刊发开封犹太人（6 篇）和哈尔滨犹太人（6 篇）研究成果相对集中，而对近代以来影响最大的上海来华犹太人研究成果的发表显得单薄（1 篇）。比较研究方面，刊发了傅有德、大卫·斯特恩、李炽昌、张平等犹太研究专家关于犹太传统与中国传统比较研究的论文或译文，展现了两种传统的特色和文明共通之处，为推动文明交流互鉴提供了学理支持。

此外，犹太教和基督教关系研究（12 篇）、以色列研究（15 篇）等，也是《犹太研究》刊发论文比较集中的领域。而犹太教与佛教的比较（2 篇）、法兰克福学派的犹太渊源（2 篇）等论文，虽然数量不多，但是以犹太研究为中心开启了关联研究，为拓展犹太研究的视野和扩大其对周边学科的影响，具有一定的意义。

综上所述，《犹太研究》在 20 年的发展历程中为中国的犹太研究提供了专业性交流平台，大量优秀论著在此公之于世，《犹太研究》借此也积累起丰厚的学术资源。同时，受到多方面因素的限制，我们也不必讳言《犹太研究》自身结构存在的不尽合理之处。从论文刊发的宏观方面来看，犹太历史研究领域的论文比例小，反犹主义和犹太文学的成果在这里未得到充分展示，近年来如火如荼进行中的以色列研究虽然有成果发表，但是与其受关注度还不成比例。在各大主要版块刊文情况的基础上更加细致地观察可见，存在的问题在于：重要犹太思想家研究成果分布不均，一些重要人物及其成果的引介或深入研究尚显不足；拉比犹太教研究成果严重缺失；上海犹太人和美国犹太文学这两大热门，竟然几乎不见踪影，自然难免遗珠之憾。

总之，《犹太研究》堪为中国犹太研究的一面镜子，既见证了中国犹太研究不断走向繁荣，也能通过刊物自身存在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映照出中国犹太研究当前的不足之处。正视《犹太研究》与中国的犹太研究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对于后者的长远发展应当不无裨益。

三、《犹太研究》与中国的犹太研究：未来的期待

顾名思义，《犹太研究》与“犹太研究”的学术事业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中国的犹太研究理应也必然是世界犹太研究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我们发现，当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20辑

代国外学者在纵览犹太研究整体的时候,也会提到中国。^①然而,“犹太研究”之于中国学术,一如犹太文化之于中国,属于外来输入,因此都无法避免适应本土文化/学术环境的问题。当然,在引进和学习的进程中,中国的犹太研究既(部分地)沿袭了国际犹太研究的内容、范式和研究方法,同时也实现了一定程度的“创新”。中国学者根据自身特点,经过几代人的努力,逐步建构起富有中国特色的、中国时代语境中的“犹太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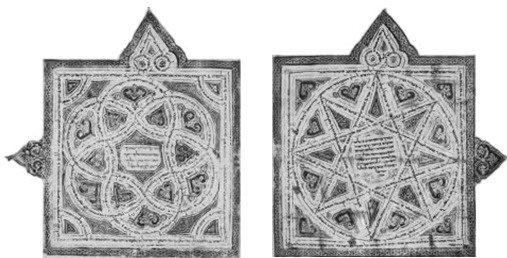
1822年,利奥波德·聪茨(Leopold Zunz)等德国犹太学者发起的“犹太教科学(Wissenschaft des Judentums)运动”^②的会刊《犹太教科学研究杂志》(*Zeitschrift für die Wissenschaft des Judentums*)创刊号正式出版,至今已经200年整。虽然这份刊物命途多舛,仅有一期正式面世^③,但是对于当时的“犹太教科学运动”以及整个现代犹太学术的发展功不可没。该刊首篇位置刊发了伊曼努埃尔·沃尔夫(Immanuel Wolf)的论文《论“科学犹太教”的概念》(“On the Concept of a Science of Judaism”)^④,寄望于从文本的(textual)、历史的(historical)和哲学的(philosophical)三个依次递进的层次,对犹太教展开“科学的”研究,一定程度上构画出了“犹太研究”进入现代学术的分布格局。直至今日,中国的犹太研究基本仍然在此框架中运行。潘光在其主编的一部回顾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犹太研究成就的书中提到,该书着重回顾与分析了30年来中国学者在犹太史、犹太宗教与哲学、犹太文学以及以色列研究等四大领域。之所以作出这样的选择,是因为在他看来,“最能反映犹太民族特征的就是它的文化、宗教和历史,而以色列是世界上唯一的犹太人国家”,“也因为这几个领域的研究

① 例如迪恩·贝尔(Dean P. Bell)在他所主编的书的“导论”中就两次提及中国。参见 Dean P. Bell ed., *The Bloomsbury Companion to Jewish Studies* (London: Bloomsbury, 2013), 10, 12。

② 犹太教科学运动和现代犹太学术之间的关联,可以参见张倩红 Zhang Qianhong、艾仁贵 Ai Rengui,《犹太史研究入门》[An Introduction to Jewish History](北京[Beijing]:北京大学出版社[Peking University Press],2017),90—101。

③ 该杂志共完成3期的编辑,但是只出版了第1期,于1924年彻底停办。关于该杂志的运营情况,参见 Michael A. Meyer, *The Origins of the Modern Jew: Jewish Identity and European Culture in Germany, 1749—1824* (Detroit: Wayne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67), 169-180。

④ 该文被视为“一个领域的学术实践的建构”的开启标志。参见 Jakob E. Feldt, “Immanuel Wolf (1799—1847): Outlining a Program for the Scientific Study of Judaism,” *History of Humanities* 4.2 (2019): 225。沃尔夫此文的英译版本可以参见 Lionel Kochan, “On the Concept of a Science of Judaism (1822) by Immanuel Wolf,” *Leo Baeck Institute Yearbook* 2 (1957): 194-204。另见于 Michael A. Meyer ed., *Ideas of Jewish History* (New York: Wayne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74), 143-155。



成果最多,质量较高,而且最能反映中国犹太研究的发展水平”^①。这“四大领域”,代表了潘光眼中中国犹太研究的主要内容。虽然关于“犹太研究”(Jewish Studies,有时候也译为“犹太学”)的界定言人人殊^②,但是在中国的学术界,对于犹太研究的划分仍然不外乎文、史、哲这三大进路(以色列研究大部分在历史学领域,一部分在国际政治领域)。^③

如果将以上中国犹太研究的分布和成绩与国际犹太研究的当前进展进行一下对比,可以获得一个直观的认知。牛津大学教授马丁·古德曼(Martin Goodman)主编的《牛津犹太研究手册》应该是目前国际犹太研究领域最为权威的参考书,由一众世界著名犹太研究专家(绝大部分来自美国和以色列的高校)在各自擅长的领域撰写文章,共计39篇,整合区分了不同历史时段的相同门类。该书大致通过以下这些方面的内容向我们展示了其所构画的“犹太研究”:犹太教经典;中世纪犹太历史(基督教世界中、伊斯兰世界中);中世纪卡拉派研究;近代以来的欧洲犹太人研究(塞法迪犹太人、中东欧犹太人等);大屠杀;定居以色列地与以色列国;美国犹太史;希伯来语;意第绪(语)研究;犹太—西班牙研究;1492以来其他流散文学研究;哈拉哈与律法;圣经诠释;神秘主义;犹太教仪;犹太哲学与神学;犹太女性研究;人口学;艺术、建筑与考古;音乐;戏剧;犹太与以

① 潘光 Pan Guang 主编,《犹太研究在中国——三十年回顾:1978—2007》[Jewish Studies in China: 1978-2007](上海[Shanghai]: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 2008),1。

② 中国学者对于“犹太学”的理解和界定,参见唐培吉 Tang Peiji,《犹太学刍议》[My Humble Opinion about Jewish Studies],于《同济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Tongji University Journal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Section)],1990第1期[1990, Issue 1],75—80;张倩红、艾仁贵,《犹太史研究入门》,1;傅有德 Fu Youde,《他山之石:犹太之于中国》[The Stone from Other Hills: Jewish Studies from a Chinese Perspective](济南[Jinan]:山东大学出版社[Shandong University Press],2022),264。

③ 需要注意的是,犹太文学在中国犹太研究的版图中,相较于历史学和哲学进路,存在感并不是非常明显。虽然有大量的犹太文学译著和作品研究论著出版,但是在大多数中国犹太研究综述类的文章中,很少见到犹太文学的影子。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20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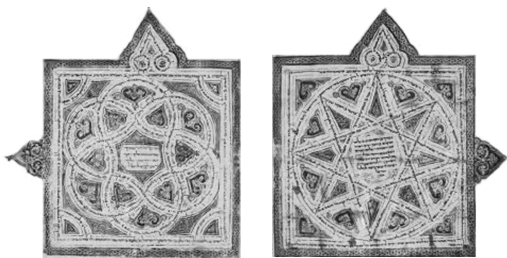
色列影视;反犹太主义研究;犹太民俗与民族志研究;现代犹太社会与社会学。^①该书关于“犹太研究”范围的阐释堪称全面,不同学科和研究进路在此基本都得到了体现。从中我们可以发现,国际学界理解的“犹太研究”主要有两个维度:一是时间维度,自圣经时代至当代以色列国,按照不同时段进行细致划分,贯通古今;二是专题维度,突出特点是充分运用各科社会科学方法乃至当代科学技术,对犹太相关的各个方面进行研究。相较之下,中国的犹太研究对于这两个维度虽然都有所涉及,但是都难称全面、系统和深入。中国的犹太研究与国际犹太研究之间的差距由此可以客观地呈现出来。

综上所述,20年来《犹太研究》的论文刊发情况以及近些年来中国犹太研究的发展与走势,已然向世人展示了中国犹太研究获得的成就。鸟瞰中国犹太研究现有版图和成绩,对标国际犹太研究前沿,我们认为以下相关领域还有待进一步开拓。

第一,拉比犹太文献研究。犹太教对于经典和文本的重视是其典型特色。尤其是拉比犹太教时期,围绕《圣经》而进行的释经和评注活动发展出一个以《塔木德》为代表的蔚然大观的“经典世界”。我们对于犹太教的这一文献系统有所了解甚或研究,但是极其有限,汉语出版的拉比犹太教经典译作并不多见^②,宋

① 参见 Martin Goodman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Jewish Studi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另一本相对晚近的参考书是芝加哥斯珀特斯犹太教育和领导力研究所 (Sperus Institute for Jewish Learning and Leadership) 主任迪恩·贝尔主编的《布鲁姆斯伯里犹太研究指南》。该书同样也是以专题论文的形式集结而成,其特点在于各论文的作者不限于高等学校中的犹太研究专家,同时也有犹太神学机构和犹太相关工作机构的人员。该书收录的12篇专题论文分为两部分,既有按照历史顺序依次考察圣经时代和拉比犹太教时代(犹太教与犹太社会的形成)、中世纪(伊斯兰世界和基督教世界中犹太人的多元化生存境况)、现代早期及现代(犹太人生活在政治和人口等方面的显著发展)的论文,也有从性别、艺术与物质文化、人口统计学、以色列研究等当代视角下进行的“犹太研究”新进展。相较于《牛津犹太研究手册》,本书圈定的“犹太研究”更为当代,而且侧重于历史研究的进路,可能与本书致力展示“犹太研究”当代前沿和最新成就的编写目标不无关系。参见 Dean P. Bell ed., *The Bloomsbury Companion to Jewish Studies* (London: Bloomsbury, 2013)。

② 张平在这方面是当之无愧的“先驱者”。他以一己之力从事拉比犹太教经典《密释纳》的译注,目前已经出版了前两部。参见张平 Zhang Ping 译注,《密释纳·第一部 种子》[*The Mishnah, Seder Zeraim*] (济南[Jinan]: 山东大学出版社[Shandong University Press], 2011); 张平 Zhang Ping 译注,《密释纳·第二部 节期》[*The Mishnah, Seder Meod*] (济南[Jinan]: 山东大学出版社[Shandong University Press], 2017)。此两部作品收入于傅有德主编的“汉译犹太文化名著丛书”,2021—2022年商务印书馆“宗教文化译丛·犹太教系列”重新出版了这两部书。此前,张平还翻译出版了选自《塔木德》的两部小卷本,参见阿丁·施坦泽兹 Adin Steinsaltz 诠释,《阿伯特——犹太智慧书》[*Avot: The Wisdom of Our Fathers*], 张平 Zhang Ping 译注(北京[Beijing]: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1996); 张平 Zhang Ping 译注,《天下通道精义篇——犹太处世书》[*Derech Eretz Rabbah and Derech Eretz Zuta*] (北京[Beijing]: 北京大学出版社[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3)。



立宏等学者对此也多有揭示。^① 20 年来,《犹太研究》在这方面发表的作品几乎阙如^②,汉语犹太研究学界关注也不多。拉比犹太教对于当代犹太教和犹太思维的型塑之功不遑多让,历史地看,若称其为犹太文化“命脉”之所系恐怕并不为过。1921 年,任教于哈佛大学的哲学教授哈里·奥斯汀·沃尔夫森(Harry Austryn Wolfson)说道:“尽管原因不同,而我依然如我们虔诚的前辈们一样相信《塔木德》以及相关的文学是(犹太)研究前途最为光明的研究领域,是原创新研究最具潜力的领域。”^③百年之后,言犹在耳,这对于中国的犹太研究同样是重要的方向指引。没有对拉比犹太教的系统深入研究,犹太研究难称整全。而拉比犹太文献是进行拉比犹太教研究的第一手资料。在这一方面,中国学者任重而道远。

第二,拉比犹太教历史研究。此与上一条密切相关。自公元 70 年第二圣殿陷落开始,犹太历史进入“拉比时期”(Rabbinic Period)。从广义上说,这个时间范围可以一直延伸到 18 世纪兴起的哈斯卡拉运动。从事犹太研究和教学的同仁或多或少应该都有感触,即这段时期的研究和讲授并不容易,因为被叙述的主体没有了“中心”,所以不好把握。实际上,这么漫长的时段往往需要更加细致的“分而治之”。但是无论宏观的拉比犹太教历史,抑或较为细致的其中某一段历史,目前在我国的犹太研究论著中均不多见。纵然这段时期中的犹太人不重视历史的编纂^④,他们本身的“历史”一直在客观延续着。我们期待张倩红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犹太通史》对这一部分作出突破性贡献,以填补中国犹太研究的一个历史时段空白。

第三,犹太教宗教仪式研究。在需要阐释犹太教特点的时候,我们多喜欢强调犹太教作为“流传至今的最为古老的一神教”这一身份,但是对于犹太教究竟在何种意义上符合“宗教”的界定,却始终缺少深入研究。这一点不只是在《犹太研究》20 年来所刊论文中被忽略,而且中国的犹太研究至今未有太多探索。从宗教学进路进行犹太研究的论著,更多还是限于宗教哲学层面的思想或概念分析。这显然是有失片面的,宗教信仰不仅仅通过精英的思想来表达,单纯关注

① 参见宋立宏 Song Lihong 编著,《犹太文明:文本与传统》[The Jewish Civilization: Texts and Traditions](南京[Nanjing]:南京大学出版社[Nanjing University Press],2020)，“Introduction”。

② 《犹太研究》第 1 期曾刊发刘平为《先贤篇》所撰“经文义疏(一)”，可惜再无下文。

③ Harry Austryn Wolfson, “The Needs of Jewish Scholarship in America,” *The Menorah Journal* 7.1 (February 1921): 32.

④ 参见约瑟夫·哈伊姆·耶路沙米 Yosef Hayim Yerushalmi,《纪念:犹太历史与犹太记忆》[Zakhor: Jewish History and Jewish Memory],黄薇 Huang Wei 译(上海[Shanghai]:上海人民出版社[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2022)。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20辑

“大传统”则很难顾及普通民众的信仰状况。涂尔干 (Emile Durkheim) 强调了“信仰”和“仪式”作为宗教同样重要的两个范畴,而且“仪式”还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某些重要的先在性。^① 从宗教仪式入手,才能够更加准确地掌握和展示犹太教作为“宗教”的特性。因此,将研究的焦点转移至犹太教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甚至不同社团的宗教仪式考察上来,才能够更加充分地利用犹太教这一珍贵的“宗教标本”,同时也有利于充实我国的宗教学学科建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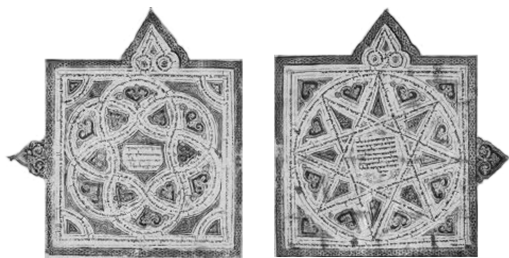
第四,神秘主义研究。作为与拉比犹太教后期平行演进且时有抗衡的一大流派,犹太神秘主义至今在犹太文化总体版图中有重要影响,相关研究在国外也属于“热门”。但是中国的犹太研究受制于语言以及该分支的“秘传”(esoteric)性质,相关成果并不多见。《犹太研究》曾刊发过几篇论文和译文,对《佐哈尔》和肖洛姆(Gershom Scholem)的相关研究进行了介绍。^② 肖洛姆的名著《犹太神秘主义主流》早已翻译出版,而犹太研究学者对其消化乃至引用却很少见。刘精忠前些年出版了《犹太教神秘主义概论》一书,并未引起太大反响。关于犹太神秘主义以及肖洛姆的研究,著名宗教学家伊利亚德在《宗教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of Religion*)第一版简短的“序言”中评价道:“肖洛姆的博学和洞见向我们呈现了一个存在于(神秘主义)文本中的连贯的和重要的意义世界,而这些文本,此前一般只是被视为魔法或者迷信而被无视。”^③虽然肖洛姆的研究后世多有非议,但是作为“一代宗师”,从他入手推进犹太神秘主义研究不失为一个有效的路径。神秘主义以个体宗教经验为基础,普遍存在于几乎所有宗教中,与“制度性宗教”(institutional religion)共同构成宗教的两个不同向度,也成为宗教研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是长期以来被理性主义主导的学术研究所忽略或轻视。对犹太教神秘主义进行研究,将眼光由“中心”移至此前多被忽略的“边缘”,并给出合理的解读和阐释,相信该领域的研究也将为我国的哲学社会科学提供一种方法论层面的启示意义。

第五,犹太传统与现代社会的互动。任何传统都面临如何处理与现代性之

① 参见爱弥儿·涂尔干 Emile Durkheim,《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The Elementary Forms of the Religious Life],渠敬东 Qu Jingdong、汲喆 Ji Zhe 译(北京[Beijing]:商务印书馆[The Commercial Press],2011),11,45。

② 参见刘精忠 Liu Jingzhong、黄丁 Huang Ding,《佐哈尔及其历史和研究概略》[A Brief Guide to Zohar, Its History and Scholarship],于《犹太研究》[Jewish Studies],2015 第 13 辑(2015, Issue 13),21—29;G·肖洛姆 Gershom Scholem,《上帝之名与喀巴拉语言论》[The Names of God and the Kabbalistic Theory on Language],陈影 Chen Ying 译,于《犹太研究》[Jewish Studies],2018 第 15 辑(2018, Issue 15),25—39。

③ Mircea Eliade, *Encyclopedia of Religion*, 2nd edition (Detroit: Macmillan Reference USA, 2005), xix.



间的张力问题。中国如此,犹太亦然。历史和现实证明,试图切断传统或者泯除传统的影响而新造一个文明,是不可能且百害而无一利的。这在中国和犹太的历史传统中都有例为证。既然不能全盘抛弃传统,而现代社会生活又不允许也不可能原样复刻传统,那么唯一可能的出路就只有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实现某种程度的“结合”,从而使厚重的文化传统不至于成为今人的负担,而成为现代生活的有益资源。中国的犹太研究,总体而言更多地侧重于历史考索和思想处境的还原,对于传统如何回应现代生活这一富有时代气息的课题缺乏关注。如何从犹太传统中阐发出针对诸如胚胎移植、基因编辑、人工智能等当代科技伦理前沿问题的回应,是犹太律法学必须面对的时代责任。须知犹太传统即在不断回应时代挑战的过程中成长起来的。我们不一定接受他们的观点,但是其转化传统的视角和方法值得学习。

第六,社会科学方法与犹太研究。关于对“犹太研究”的界定,相关争议自诞生之日起便未停止过。作为一个现代学术研究的领域(academic field),“犹太研究”与其他学术领域并列于世,并且显示出鲜明的特色,且已经有了 200 年的发展历史。但是如果用近代“分科治学”以来的“学科”(discipline)标准去考量,“犹太研究”并没有清晰的边界感,很难把它完全地归入某一个学科中去。相反,在“犹太研究”中,可以发现来自各种常见学科的研究方法。因此,“犹太研究”实际上是一项区域研究(area studies),类似于西方学术界的“中国研究”(Chinese Studies),需要各学科的联合攻关,或许才能够获得该领域的一个大致轮廓。中国的犹太研究目前被切割于文学、历史、哲学和宗教等较为传统的人文学科之中,对照国际犹太研究内容尤其是方法的多样性,我们应该加强对社会科学工具的使用。在这一方面,近年翻译出版的《被选择的少数》^①一书,使用经济学方法推演犹太教育历史的发展,姑且不论其结论是否被广为接受,其新方法的使用为犹太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浩如烟海的传统资料经过现代社会科学方法的“冶炼”,想必会产出许多意想不到的成果。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犹太研究或许可以为当前行进中的“新文科”建设提供一个典范。

第七,文学艺术新形式。文学为中国的犹太研究提供了最丰富的素材,每年有大量的犹太文学作品翻译成汉语出版,犹太裔作家在中国读者中的熟悉度和接受度要超过犹太思想家。但是,这些作家及其作品中的犹太味道是否被读者充分地体会出来?文学进路的“犹太研究”与历史、哲学进路的“犹太研究”之间能否打

^① 波提切尼 Maristella Botticini、埃克斯坦 Zvi Eckstein,《被选中的少数——公元 70—1492 年,教育如何塑造犹太历史》[The Chosen Few: How Education Shaped Jewish History, 70—1492],杨阳 Yang Yang 等译(上海[Shanghai]:上海辞书出版社[Shanghai Lexicographical Publishing House],2021)。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20辑

破壁垒和藩篱？米德拉什等传统犹太文献，以及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苏珊·汉德尔曼(Susan Handelman)等文学圈内名流의思想和作品的解读如何实现不同学科之间的资源共享？这些方面仍然有待中国犹太研究学者的通力合作。此外，建筑、影视、音乐、戏剧等多元形式的犹太艺术，同样位列犹太研究范畴之中，而目前我们通过学术渠道了解得很少，相关研究更是有待来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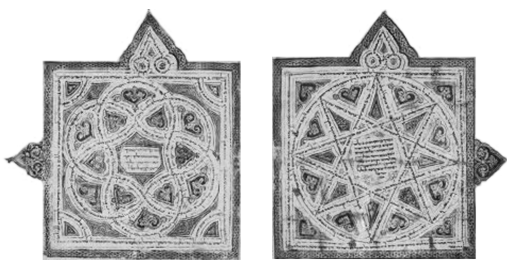
第八，犹太传统与时代中国。犹太与中国，时空相隔悬远的二者之间，究竟能有何相干？中国学者从事犹太研究的动机何在？曾经有学者指出：“实际上，对犹太人生活和犹太教的诸多方面进行研究，其成果被用于不同的目的，从自我认同(self-identification)到学术探究，以及试图传播犹太教或者妖魔化犹太人。”^①凡此种种，不一而足。来自美国和以色列的学者、基督徒、反犹主义者等从事犹太研究，其目的当源于不同的“自家心事”。中国学者从事犹太研究没有诸如此类意识形态方面的干扰，而更多出于一种现实关怀。从对历史上不同境遇下来华犹太人的历史考察，到犹太文明与中国文明的比较分析，甚至于对犹太民族的苦难史和犹太传统的现代转化历程的研究，很多都是来自这种现实关怀的驱动。这一方面的研究将随着犹太与中国两种文明、以色列与中国两个国家交流的不断深入而更显迫切，也必将成为推动中国犹太研究持续前进的不竭动力源泉。

以上设想，同样是《犹太研究》愿与中国的犹太研究一道努力的方向。为此，《犹太研究》在形式上也作出革新，以更加有效地配合中国犹太研究的学术进展。其一，从第18辑开始，我们设置了“研究专题”，邀请海内外知名学者针对某一议题组织专题稿件进行专题探讨，以深化和提升中国犹太研究对接国际犹太研究的“专题维度”。其二，鼓励学术争鸣与回应，刊发商榷文章的同时，邀请被评论人撰文回应。在第19辑中，刘平教授与蔡锦图教授围绕蔡著《圣经在中国》一书展开了平等而严肃的学术互动，以期推动学术健康发展。其三，欢迎关于犹太研究前沿动态的评论性文章，实时性评介国际犹太研究的最新成果，阶段性回顾与评价中国犹太研究的成绩与发展方向，加强国内外犹太研究学术交流。其四，通过学术性书评推介学界最新研究成果。

结语

诚如迪恩·贝尔(Dean P. Bell)所指出：“犹太研究在不同国家，不尽相同；

① Dean P. Bell ed., *The Bloomsbury Companion to Jewish Studies*, 1.



甚至在不同的研究机构或不同类型的研究机构中,也是不同的表现。”^①过去的20年,中国的犹太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和显著成绩,就包括《犹太研究》在内所发表的既有研究成果来看,同样也是呈现出一种百花齐放的壮丽景观。这是一种健康的学术生态,《犹太研究》置身其中,与有荣焉。我们相信并期待《犹太研究》在进一步推动中国犹太研究发展的过程中,能够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犹太研究》愿继续与学界同仁携手,我们也真诚地希望继续得到时贤硕彦的鼎力支持,共同为构建一门既能“预流”国际犹太研究前沿,又能充分彰显中国特色的“犹太学”而不懈努力。

① Dean P. Bell ed., *The Bloomsbury Companion to Jewish Studies*, 6.